

国产灾难片的叙事创新与内涵升华

——观影《峰爆》有感

文 徐智鹏 张瑜琪

杯暖身的咖啡、父亲帮儿子穿好登山鞋等细节,使父子情感自然递进。

《峰爆》对父子关系的表现,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人物关系和解,而是通过父子联手完成爆破任务,将人物关系进一步升华。为了阻挡滑坡泥石流侵袭县城,需要人工把炸药送入峭壁上的山洞,本已成功脱险的父子选择再次出动、搭档完成任务。徒手攀岩的危险情景,既是化解灾难的关键情节,又是父子关系的情感高点。当父亲最终因为给儿子做攀登的脚点而坠落悬崖时,画面着重呈现了父亲在空中微笑着散出的最后一个军礼。诗意的镜头呈现,完成的不但是父子关系的升华,更是新老铁道兵的精神传承。

灾难只是叙事的背景,灾难中展现的人性之美和共通的爱意,才是灾难片带给观众的终极反思。《峰爆》注定会成为中国灾难片作品序列中充分描绘亲情的佳作。

情节、情感与视觉奇观的有机融合

灾难场景承载着展示视觉奇观、发展情节、渲染情感等众多叙事功能,是一部灾难片艺术与技术“含金量”的集中体现。但灾难场景的展现也很容易陷入单纯“炫技”的泥沼。电影《峰爆》对灾难场景的展现并没有被视觉奇观喧宾夺主,而是让视觉奇观成为情节发展与情感推进的有力推手。

双线并置是电影《峰爆》对灾难场景的呈现特色之一。当第一次塌方事故发生时,父亲老洪与儿子小洪还没有碰面,导演以平行剪辑同时展现出父亲与儿子所处的不同险情:县城大面积塌方,父亲紧急抢救车里的乘客;儿子悬吊在峭壁之上,但仍坚持用无人机搜集数据。当二次塌方出现后,父亲坠落到地下隧道,勇敢地带领受灾群众在山洞寻找逃生出口;儿子则为了解救父亲,在不断塌方的山路上开车狂飙。借助双线并置,影片展现出多样化的灾难场景,观众可以同时感受到灾难发生时不同视角下的迥异情境,增加了单位时间内的叙事浓度。

双线并置也使镜头紧密跟随事件双方,通过交叉剪辑,不断将情节升级。当父子二人终于在山洞会合,电影的双线并置在山洞中的父子与地上的救援总部之间展开。救援总部准备实施炸山行动,但山洞里的父子需要赶在炸山之前带领人员尽快逃离。交叉剪辑将两个空间中的人物命运紧密勾连,极大地强化了故事情节的紧张感。

情节与情感的融合衔接是电影《峰爆》呈现灾难场景的另一特色。电影的叙事时间是有限的,特别是对灾难片来说,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既高质量地呈现出视觉奇观、快速推进情节发展,又不失对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与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,是摆在每一个创作者面前的难题。

《峰爆》在表现灾难场景时,将同一场景赋予多重叙事含义,使情节的发展与情感的表达有机融合、紧密衔接。当洪翼舟的女朋友卢小靳亲眼目睹老洪陷入地坑而救援未果后,她回到休息站看见老洪买来的花,睹物思人,小靳伤心欲绝。在这个情感渲染的节点上,小靳突然发现了洪翼舟的传感器仍在收集数据,这个发现成为推动后续救援行动的重要情节节点。

当灾害危急情况升级,经过方案论证不得不炸毁已经修了十年的隧道,铁道员工情绪很大,救援行动的情节发展遭遇重大阻碍。大雨之中,女指挥官丁总向所有铁道员工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,话语中既有对铁道兵精神的高度肯定,又有对建设十年的隧道的依依不舍,更有对保护云江县16万群众安全的坚定决心。演员细腻而有层次的表演传递出立体而丰富的情感,整个段落既是情节的重大拐点,又是全片最具情感力量的点睛之笔。

地质灾害的奇观不是吸引观众的筹码,而是建立精神内核的楔子。情节与情感的融合衔接,使观众在同一场景中,不但看到了地质灾害的危险景象,也看到了生动立体、各具特色的救援人员群像,既看到了救援人员的快速行动,又感受到了救援人员真实细腻的情感表达。

铁道兵精神传承与灾难片时代隐喻

《中国机长》让观众了解到了机长、乘务员面对空难时需要顶住的压力,《烈火英雄》让观众再一次向熟悉的消防队员致以崇高的敬意,而《峰爆》又让我们走近了另一个伟大的群体——铁道兵。“铁道兵是和平建设时期伤亡人数最多的兵种”,电影《峰爆》集中表达了对“中国速度”背后一代代默默奉献的铁道兵的高度礼赞。老铁道兵洪翼兵在影片中展示的技巧

术水平和责任精神,是老一代铁道兵的精神凝练;以洪翼舟为代表的新时代基建人员,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对铁道兵精神的继承与发扬。

《峰爆》中出现的灾难场景,是每一个铁路基建人员每天都可能面临的风险,我们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,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通过电影这一载体,《峰爆》实现了科普抢险知识、关注基层英雄等媒介意义。而身处“后疫情时代”的我们观看《峰爆》,更能体会到电影所传递出的时代隐喻。

当地下水位急速下降,云荡山滑坡体转向威胁县城和周边,一级响应启动,救援总部必须在炸隧道和救县城人员之间做出艰难抉择——这时候,片中人物点出全片的戏核,也即中国式的救援理念:既要救人,也要保隧道。“西方人的传说是诺亚方舟,我们祖先的故事是精卫填海、愚公移山。”

回望2020年,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之际,中国举全国之力投入抗疫,众志成城换来全国疫情清零的大好局面,正是中国“愚公移山”式救援精神的典型体现。

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在电影《峰爆》中,中国式救援精神并没有被简单地表现为“精神喊话”,而是展现在当代中国铁道兵熟练运用5G网络、全数字化测绘等技术进行地质灾害预测防治的工作场景。面对灾难,中国式救援不是莽战,而是智取,真正做到了服务国家、服务人民。

可以说,《峰爆》彰显了中国式救援精神与技术力量,让观众感受到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,当人类命运共同体遭遇灾难来袭时,中国的“大国担当”。

《峰爆》不光是国产灾难片又一优秀类型佳作,更让我们再一次确认了薪火的相传、平凡的伟大。

(徐智鹏,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;张瑜琪,中国传媒大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)

英雄出自凡人 平凡也可伟大

文 陈华根

“洪翼舟,你知道你上去很可能下不来了吗?”

“知道,但值得!”

千钧一发的时刻,电影《峰爆》中的小洪决定冒险去悬崖上的山洞放置炸药。他坚毅的眼神和果敢的回答,让我有些眩晕,腰上的疼痛也隐隐传来。

“值得!”这两个字简短有力,让我回想起四川宜汉铁道兵第七师33团修建成渝铁路的场景。今年的迎新座谈会上,作为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的获得者,我也曾受邀讲起那段历史。

1969年,“三线”建设重点项目成渝铁路正值建设关键期,指挥部决定大干200天。成渝线上许多地段上傍悬崖、下临深涧,为了运送物资,我与指战员们扛着重达百斤的装备,拼了命地往山上爬。上千个台阶,数十道急流,我们的颈椎被压弯变形,腰背疼痛让人无法入睡,干活时总咬着后槽牙的牙根严重外扩。炸山开路,有时炸药供不上,我们就用法自己制作,有一次崩裂的碎石割伤了我的后脑勺,战友们给我简单包扎后,我们就接着拼命干。血水渗着汗水,都被我们埋进了那条战线。

许多隧道口就开在陡崖上,离山脚六七百米,中间是几近90度的陡坡,我们硬是把保险绳一头套在半山腰的树上,另一头系在腰间,手心攥着汗,紧紧握住麻绳。吊在悬崖沟壑间的我们,用大锤一点一点砸出隧道口。吃饭的时候,一直抖动的双手连碗都端不住,手上的骨头都磨得露了出来……

可是,谁让我们一开始就存了志,宁死也要一往无前呢?

半个世纪过去了,“加油干哪,嘿哟嘿哟,敢叫机器背过山哪,嘿哟嘿哟”的口号依然顺口,即使身体落下许多难以根除的伤痛,但那时不时从神经末梢传来的清晰痛感,依然让我对铁道兵的怀念只增不减。

我这一生,为曾经参加过国家重点工程倍感值得和无限光荣。

电影《峰爆》里,项目经理丁雅琪在暴雨中对着工友们喊话:“隧道毁了,我们再把它挖通,桥梁断了,我们就再把它架起来,大不了我们再来一个十年!”影院里的啜泣声,让我再也无法绷住,眼泪奔涌而出。《峰爆》中丁雅琪和同事的决心我感同身受。隧道建设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,涌水、泥沙流……即使这样他们也苦苦坚持了十年,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?每一条隧道都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,车辆穿过隧道的只是一瞬,却凝固了建设者为之坚守和奋战的日日夜夜。但灾难来临时,当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,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救人。大不了,重来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念。

英雄出自凡人,平凡也可伟大。我们这支队伍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诞生,在保家卫国建设国家中全力奔赴,架桥铺路助力国家快速发展,抢险救灾中赴汤蹈火,捍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上世纪60年代扑灭大兴安岭森林火灾,1975年抢修京广铁路,1976年在唐山大地震中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……这个夏天,河南大暴雨中的奋力抢险也有铁建人的身影。从曾经“铁路修到哪里去,我们就跟到哪里去”到“哪里有危险我们就去哪里”,岁月流转、山河巨变,“铁道兵”的精神始终未变,用实际行动演绎着“中国式救援”。

作为一名老兵,我和电影中的老洪一样,虽已退休但总不脱老,也一直纠结时代“不需要我了”,总爱提起往日,给后辈们讲“当年”。令我倍感欣慰的是,儿子已是“铁二代”,孙子常常戴着我的勋章有模有样地模仿我讲他的故事……我们这个小家就是千千万万铁道兵家庭的缩影。

兵改工后,铁道兵退出历史,“铁道兵”的精神在赓续绵延。今天的中国铁建依然肩负着国家建设的重任,这支被朱德总司令称为“人民铁军”的部队仍然在“不畏艰险、勇攀高峰、领先行业、创誉中外”的企业精神中目无艰险、力战不退,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提供着坚强而可靠的支撑。初心未改,精神不灭。

(转载自人民日报文艺公众号)

